

## 医学院毕业的老伴：“这法轮功真神！”

【明慧网】我现在八十岁了。在我人生前五十年中，接受的是无神论教育，是无神论者，是张嘴马列、闭嘴毛思想的政工人员，争争斗斗就是我的工作，其实我很不愿干，只好消极怠工混日子，还搞了一身病，中西药都治不好。一听到同事们讲气功能治病，还不用吃药，我就到处学气功，花了不少钱，找了十来年，学了十二种气功，也没找到能治好病的功法，搞的没信心了，只好不找了，就这样磨难着过吧。

一九九五年五月十五日，我读高中时的老师找到我家向我介绍法轮大法，我说不想再练气功了。他说法轮功不是一般的气功，是完整的一套性命双修的功法，以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的标准修心性，做好人，能达到迅速祛病健身，并说他妻子因高血压、心脏病病休在家两年，炼了半年法轮功病就好了，又上班去了，现在一年多了，身体很健康。我感到老师的真心善意，当时就答应明天就去广场公园找法轮功炼功点学。

第二天一早五点，我找到了法轮功炼功点，学会了五套功法，借到了宝书《转法轮》，并赶上了当天下午在棉纺厂退休办举办的听师父广州讲法录音的九天班。听了一讲法后，又跟集体炼了一次功，晚上吃饭后，觉的有点累，就和衣躺在床上，不知不觉睡着了。直到早上四点的闹铃响了才把我警醒，我对老伴大叫：“我的天哪！这法轮功真厉害呀！我怎么一觉就睡了一夜，连身都没翻。”我赶紧洗了把脸，到公园炼功去了。

我高兴的欢天喜地。我为什么这样高兴？睡觉对正常人是平常事，对失眠三年的我可是大灾难，



图：2023年1月21日，纽约市最大的华人社区法拉盛，举行庆祝癸卯兔年的新年大游行。纽约部分法轮功学员组成的法轮大法方阵，阵容壮观亮丽，赢得了民众的普遍赞誉。有大陆新移民表示“法轮功是在拯救人类”。

我经常是每天晚上睡前吃一颗安定片，还翻来覆去睡不着，十二点再吃一片还是睡不着，两点再吃一片，几乎每天到三点才睡着，早上我还要起来给家人做饭，八点要按时上班……我常年就这样苦的过，结果炼一天法轮功就好了，我对师父的感恩用啥话也说不尽。

修炼后，不知不觉中，师父给我净化了身体，心脏病好了；原来风湿病导致两个肿胀变形的手指也好了，洗凉水也不痛了；胆结石再没痛过；两脚大脚趾关节处长出的骨刺消失了；痛风也彻底好了。

特别是我的腰痛，那是我因公出差摔倒造成的两节腰椎骨折，其中一节压偏下去三分之一，工伤鉴定终身不能负重，药费全报销，每月发八元生活补助，表面看我身体好，可是提两瓶开水就腰痛，拖地痛的汗和眼泪一起流，炼功后腰再也没痛过。但由于人的观念障碍着，我认为被压缩的骨头不能复原，还是不敢用力。

一九九七年五月，老家的大树被大风刮断了两棵树杈，把邻居的房屋砸坏了，我回去给邻居赔钱，发现我家房上的小瓦也打破了，因要下雨，邻居都在抢收自己的麦子，我无法请人拣瓦，就自己上房把老式小瓦按原样摆好，三间房的前半坡我用了一天时间，晚上睡觉发现腰不痛，我这才知道压缩下去的骨头师父也给我整好了。第二天，我不再用小桶提水了，拿出家中能装百十斤的水桶要去挑水，老伴坚决反对，我也不听，一气挑了四担水，腰也没痛。我老伴是上海第一医学院毕业的，他服气了，说：“这法轮功真神！用我的观点看，你这腰痛现在不管哪个医院、哪个医生都治不好，你炼法轮功确实炼好了。”

师父给我重新造了一个无病一身轻的身体。我用尽人间的语言也感谢不了师父的大恩，只有听师父的话，坚定实修，同化大法，做一个合格的大法弟子。◇

# 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王惠兰遭多次残忍迫害含冤离世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江苏报道）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法轮功学员王惠兰女士，多次被非法关押洗脑班、派出所，在劳教所遭残忍迫害，居委会与公安经常上门骚扰、跟踪。二零一五年八月，她被绑架、枉判一年半，二零一七年过大年前几天被劫持到南京女子监狱继续迫害，于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含冤离世。

王惠兰一九六一年生，她原本患有干燥综合症，全身关节痛得无法上班，生活不能自理、有幸走进了法轮功修炼，身体奇迹般好转，病痛消失。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泽民以权代法迫害法轮功后，去北京上访，王惠兰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证明法轮功是好的，是正法修炼，不是媒体扭曲的那样，那是江泽民的刻意诬陷。自此开始，迫害不断。她多次被关押，到过洗脑班、劳教所、派出所，居委会、公安经常上门骚扰、跟踪。

王惠兰因坚持修炼被中共非法劳教两次，在劳教所时受尽摧残，被迫害得不能走路、全身伤痕累累，并被洗脑班关押三次，父母承受不了精神上连续打击，相继去世，丈夫在高压逼迫中与她离婚。

二零零七年四月，王惠兰被劫持到江苏句东女子劳教所。在恶警孙萍指使下，王惠兰全身被劳教人员打得青一块，紫一块，不是罚站就是罚蹲，腿肿、脸肿，不象人样。遭劳教人员贾玉红、王昕等人对她拳打脚踢，她被打的胸、腹部重伤，便血。四月二十三日下午，康复中心的陈姓主任对她灌食，投不明药物，使王惠兰大脑失控，当晚七时窒息。此事发生后王昕等人仍继续经常殴打王惠兰，将她打得鼻青脸肿，所内的警察经常给王昕加分，对王惠兰的伤势视而不见。吸毒劳教人员金晓红在王惠兰绝食期间，天天晚上把王惠兰压在地上打，七、八个人压着王惠兰从嘴里强行灌食，趁机拧她的脸、嘴、踢

她的身体，王惠兰的嘴、鼻子旁边戳的都是血洞。

二零一五年夏天的一个中午，王惠兰被南京市玄武区公安分局的警察绑架到后宰门派出所，王惠兰准备炼功抗议他们的违法行为，这时过来一警察啪啪给了她两个耳光，并给戴上手铐脚镣，晚上用手铐、脚镣铐在审讯椅子上上一夜。第二天晚上，警察想把她关进看守所，在检查身体时她不配合，喊“法轮大法好”，王璐拿胶带把她嘴封起来。后由于身体原因，看守所没收。

二零一五年八月十四日、十五日，南京市法轮功学员籍建霞、熊桂珍、张超美、王惠兰、岳金兰被后宰门派出所警察跟踪绑架。当天籍建霞、熊桂珍等家里被非法抄家。此五位法轮功学员二零一五年八月十五日被玄武公安分局非法刑事拘留。随后二零一五年八月十七日法轮功学员潘汉玉被后宰门派出所警察绑架，二零一五年八月十七日被非法刑事拘留。

王惠兰、籍建霞、熊桂珍等六位法轮功学员二零一五年九月九日被玄武区检察院非法批捕。籍建霞、熊桂珍、张超美、潘汉玉一直被非法关押在南京市看守所，王惠兰、岳金兰两位因为身体原因被取保候审。

二零一六年五月三十一日，南京玄武区法院在锁金村第一法庭对王惠兰、籍建霞、熊桂珍、张超美、潘汉玉等非法庭审，张赞宁等多名律师的辩护有理有据，令法官与公诉人哑口无言。当时南京市610与公安局，不惜浪费人力物力，动用上百武警荷枪实弹阻止民众旁听，法院四周布满南京市及各地区610人员及便衣警察。在非法庭审前后，南京610与警察监控骚扰当地法轮功学员，部分法轮功学员被劫持到派出所强制按手印、脚印，有的被强制抽血。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七日，南京玄武区法院对王惠兰、籍建霞、熊

桂珍、张超美、潘汉玉、岳金兰六名法轮功学员再次庭审，法官不许当事人声辩，匆匆定罪。南京市玄武区法院作出（2015）玄刑初字第466号、（2016）苏102刑初30号刑事判决书，非法判籍建霞四年，罚金四万元；潘汉玉三年，罚金三万元；熊桂珍三年，罚金三万元；张超美三年，罚金三万元；王惠兰一年六个月，罚金一万元；岳金兰一年三个月，罚金一万元。

熊桂珍聘请律师作出不服判决的上诉，籍建霞、王惠兰等分别作了不服判决的上诉。南京市中级法院公然违反司法程序，在不通知律师的情况下，秘密判决，并把籍建霞、熊桂珍、张超美、潘汉玉送进南京市女子监狱。

在二零一七年过大年前几天，被保外就医的王惠兰、岳金兰，突然被强行收监到南京女子监狱迫害。王惠兰因为抗议迫害而绝食，身体出现病危，监狱通知家属说是随时会猝死，可是监狱就是不行人道，拒不放人，还强行胁迫家属去逼迫法轮功学员吃药。王惠兰出狱时神志不清。

据了解，南京市法轮功学员王惠兰、张玲霞等，于二零二零年三月中旬在一个学员家学法时被绑架的，当时全部被关押到邪恶的洗脑班。洗脑班地址是：南京市北京东路44号江南街一个名叫“精品酒店”里。其中王惠兰被非法关押在洗脑班近十天时，被迫害身体出现发热症状，洗脑班不敢再继续迫害，就让她回家了。

二零二零年七月十日，南京市玄武区610头目李建华带一伙人开始骚扰、非法抓捕本区法轮功学员，王惠兰、籍建霞等法轮功学员被迫流离失所在外。

二零二一年夏天，王惠兰不能自理，十一月大小便失禁，头脑不清醒。她的哥哥在十二月把她送去康复中心（养老院），后来她话也不能讲了，于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含冤离世。（节选）◇